

己亥年十一月十三 2019/12/08 星期天 今日8版 株洲日报社主管、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43-0061

新闻热线 28829110 广告热线 28835396 总第6596期

诗词选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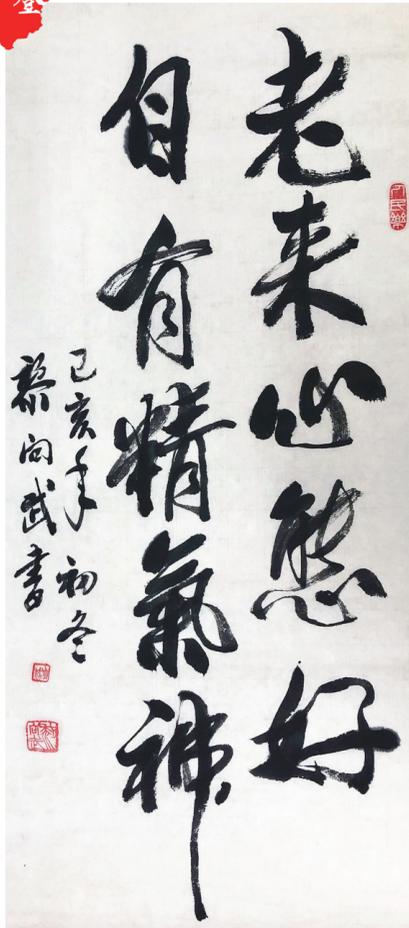
七律·咏酒

高粱丽水酿春秋,谷粟精华解乐忧。好友三杯神爽醉,诗人一梦礼文酬。樽中豪气通千里,席上奇才冠九州。自控方能彰美德,良朋浅酌显真牛。(作者:龚腾芳 70岁 芦淞区董家垅隆华小区)

游千龙湖

千龙腾跃锁早庵,白鹭来仪荡清波。欲问天公应无恙,当惊变化格塘多。(注:格塘镇为千龙湖所在地。)(作者:左宗明 69岁 天元区康馨家园小区)

书法选登



老来心态好,自有精气神。(作者:黎向武 84岁 石峰区北峰二村)

病房里的故事

老公得重症25年了。25年来,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:好好活着!为了他能够活得好好的,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汽车,如今,汽车的轮胎早已残破不堪,修理师给出的诊断是:“必须迅速修补轮胎钢圈”。

8月22号正式住院。在完成了系列的例行检查后,通知我做骨核磁共振,把我吓得不轻!用这高精度技术含量的设备“对付”我,难道是癌?

走进核磁共振室,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费力地喘息着,其间伴着有力的捣衣声,我被徐徐推进用来拍各种高清照片的圆形玻璃拱门。医师吩咐:声音有点大,您怕吵的话,就用手塞住耳朵。好家伙!办法原始,不带半点污染!

突然如飞机的轰鸣声中狂轰滥炸的爆破不绝于耳,忽而一排排机枪暴风骤雨似的横扫过来,忽而粗重的捣衣声里透出狙击手般一声声清脆的点射。短短的十五分钟,我仿佛历经了一场凶险的战争。

检查结果显示要做左膝关节摘除骨刺及游离体手术,可以采取微创治疗。微创,对于一个本钱足点的人来说:小菜一碟!可于我,一个天生心脏血管畸形,一个近二十年的糖尿病人,简直是生死较量。

面对糖尿病这个强大的敌手,我一直找不着北,吃少点吧,饿得头昏眼花,冠心病受不了,屡战屡败后我累了,我腻了,久而久之,破罐破摔,反正心脏病比糖尿病死得快。长期以来,血糖空腹十几点,餐后二十几是常态。

可端人碗受人管,医师直接威胁我,降不下血糖休想手术!

每天,在护士柔和的警告声里,在高高扬起的血糖仪中,我总会急赤白脸小声辩护:我真的只吃一点点!真的只吃一点点!同时陪上讨好的笑容。

8月27号从手术室出来,我处于醒与不醒之间,低血糖冷汗淋漓,加上麻醉药的副作用,虚空的胃里翻江倒海呕出一股一股酸粘的胃液,生不如死!

移动观察仪显示:每分钟心率38,呼吸9,血压、血氧饱和度都在临界点,看到我一脸惨白、气若游丝,老公眼泪双流,紧紧握住我的手,大喊医师:“她很难受,快来人,快来人啦……”

轻轻的我像一只灵巧的蝴蝶在病房上空翩跹,静静地看医护人员在我的床前忙活。我的思路已经飘到我在乡下的家:团团圆圆两只小狗见了我好像不太认识似的,圆圆还脸朝天大声哭着……

“奶奶!奶奶!”声音像从遥远的天际传过来,我攒着劲努力睁开眼睛,只见萌萌、峻峻抓住我的空的左臂,用手用脸用嘴不住地亲吻着、摩挲着,口里大声地喊道:“奶奶我爱你!奶奶我爱你!”眼泪在四只眼眶里打转。

麻醉完全清醒后,已是次日凌晨一点,疼痛令我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一直不离左右的娘家侄女调侃道:“我邻居嫁女做回门酒,大队书记前来祝贺,顺便问:‘女婿什么政治面貌?’答:‘方头大脸!’”

噢!医师期待的屁终于如愿排出,侄女大声说:“不错!”正宗的湘潭口音!说笑声中,漫长艰难的二十四小时终于熬过来了,我又一次回到了人间。

医师护士笑意盈盈频繁往返我的病房,一天测血糖9次、吊水3次、打胰岛素5次。不知怎么回事,总觉得医护人员温柔可亲的外表下,潜伏着“装腔作势”:十九床叫什么名字?明知故问,矫情!问的次数多了,本就不舒服的我立即反驳,“难道你们每次都得验明正身?”“阿姨!这是我们的规定,怕打错针,输错液。”喔!原来是这样!我为自己的肤浅羞得一头一脸的汗!

(作者:陈淑娥 66岁 荷塘区电力小区)

征集

株洲晚报《乐活周刊》长设“文苑”专版,为爱好文艺的老年人提供一块“自耕地”,专登株洲籍或居住在株洲地区60岁或60岁以上老人的作品。

赐稿可手机扫码二维码,可添加QQ读者群或微信读者群,在读者群直接投稿。



晚报乐活 周刊QQ读者群



晚报乐活 周刊微信群

特别提醒:本刊登载的文章、美术作品均有稿酬(纸质、电子版、微信版稿酬合一),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,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。作者如无特殊声明,即视为同意授予本刊及本刊微信版、本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权,本刊支付的稿酬包括此项授权的收入。



一场关于69年的相守

走进95岁刘衷虎和92岁龚爱英的家,像是走进一部旧时光的电影里,初冬的橙黄阳光映照在他们相知、相守的老照片上,如同这幕电影的胶片,诉说着他们69年来相守的故事。

69年过去,刘衷虎已经是满脸皱纹的老人,当龚爱英聊起当年相遇相知的故事,他立刻喜洋洋说起来,周围的人都笑不可抑。龚爱英握着他手笑了,带着女人间那种“你看他”的爱悦。刘衷虎与龚爱英相识于战乱纷飞的时代,那是在1947年的南京,当时刘衷虎是一名火车司机,一身黑色功夫衫长身玉立,而龚爱英还是一个留着大辫子害羞的女孩,躲在门背后,看着媒人口中那俊朗男孩的背影,红了脸。

“她躲开了我,我们第一面其实是没见着的。”时隔多年,说起初遇,刘衷虎脸上可见二十多岁时陶然忘我的欢喜,龚爱英脸上可见当年注视他的满腹柔情。1948年,战乱让两人分离。彼时,刘衷虎跟着火车从南京来到株洲,彼此间唯一的联系是一月一封的书信,一直到1950年两人重逢,她穿着龙凤褂,成为他的新娘。新婚的甜蜜,渐渐落入婚姻生活的琐碎里。作为蒸汽火车司机的刘衷虎,忙碌在日常的线路之间,每个月四趟,每趟7—8小时,在家的日子鲜少,是龚爱英一人应付着生活里的柴米油盐。

“她躲开了我,我们第一面其实是没见着的。”时隔多年,说起初遇,刘衷虎脸上可见二十多岁时陶然忘我的欢喜,龚爱英脸上可见当年注视他的满腹柔情。1948年,战乱让两人分离。彼时,刘衷虎跟着火车从南京来到株洲,彼此间唯一的联系是一月一封的书信,一直到1950年两人重逢,她穿着龙凤褂,成为他的新娘。新婚的甜蜜,渐渐落入婚姻生活的琐碎里。作为蒸汽火车司机的刘衷虎,忙碌在日常的线路之间,每个月四趟,每趟7—8小时,在家的日子鲜少,是龚爱英一人应付着生活里的柴米油盐。

两位老人坐在一起聊天的模样,每每想起来,也像是喝了杯酒,那么一点儿沉醉。有时候爱的珍贵,便是这长久以来的耳鬓厮磨,执手相看。(记者 夏天)

盐,将四个子女拉扯大。为此,刘衷虎觉得自己对妻子有所亏欠,也爱着她的温柔和包容。

1983年,他们住进了何家坳桥头21栋,从容享受退休时光。每天刘衷虎都去拉龚爱英散步,然后两人相对而坐,享受一日三餐,相顾无言却又彼此相知。两老特别沉醉在这样的生活里。“沉醉,这个话对了,我正在找这个词,就沉醉在里面,好像喝了一杯酒。”刘衷虎说。

两位老人坐在一起聊天的模样,每每想起来,也像是喝了杯酒,那么一点儿沉醉。有时候爱的珍贵,便是这长久以来的耳鬓厮磨,执手相看。(记者 夏天)

老年人健身不得法不如不练 A02

晚报老年大学2020年招生火热启动 A03

大雪到 柿子甜 A04